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晉

第五
函十册

全晉文卷八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舍劭子太康中國相丁父請爲
五官掾刺史稽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爲武康令惠帝時召補
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後除南中郎長史不
就元帝承制召爲軍諮祭酒建武初拜太常及踐阼拜太子太
傅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贈司空諡曰
穆有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十卷集二十卷

上表言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作鼓吹

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于宮庭發明大節曰此
爲威與樂實同案禮于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

也

通典一百
四十七

上言諸經宜分置博士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麻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積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別經置一人合八人

通典五十三

上尚書定父子生離服制

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則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闕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已釋疑也

通典九十八

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于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已其喪禮

待已而成者耶若別曰爲義未足曰服人心也直曰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闕故事大將軍上事

謂可從也

通典九十
八循重議

荅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

魏氏增損漢樂曰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曰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曰鐘律文之曰五聲詠之于歌詞陳之于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曰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于今難曰意言

宋書樂志一江

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

荅尚書符問藉田應躬祠先農不

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曰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

晉書禮志上

潁川豫章廟主不毀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曰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曰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曰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禮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有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曰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懷惠俱是兄

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曰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威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曰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曰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有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曰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曰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曰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

從高祖曰下無復高祖曰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缺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

王定禮所闕不少

晉書賀循傳

追尊琅邪恭王爲皇考議

案禮子不敢曰己爵加父

晉書賀循傳

禮典之義子不敢曰己爵加其父號

宋書禮志四

追諡周處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

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諡法執德

不回曰孝

晉書周處傳

廣昌鄉君喪停冬至小會議

案古者臣義重雖曰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曰居

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

詔書宜爲定制

丁潭爲琅邪王哀終喪議

禮天子諸侯俱曰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曰來其例一也故禮威則竝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宜曰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曰令文言之明諸侯不曰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曰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曰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

晉書丁潭傳潭爲琅邪王哀郎中令

會哀死潭上書請終喪賀循議

嗣新蔡王滔不得還嗣章武議

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仿親案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已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

音書安平王孚孫河間王洪傳洛陽隋章武王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曰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

議

弟兄不合繼位昭穆議

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曰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于禘祫之禮會于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于常居之室不可曰尊卑

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曰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曰遷章郡府君又曰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曰代爲正下代旣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曰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于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于七室之外假立

一神位

通典五十一

又議

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紀成湯曰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曰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

通典五十一

遭難未葬入廟議

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曰常禮自拘宜曰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通典五十一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大常

賀循議

在喪者不祭議

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于非禮意也

通典五十二

大五百十一
小五十六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案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曰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己嫡不曰出後當曰支子耳無明于後者之子見捨本親何曰言不得爲人後耶荅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曰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曰號者則輕其權定之曰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曰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于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禫而祭曰其尚有一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曰爲援情可制此義宜悖故也豈非願本有己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荅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厚爲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

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爲別宗之冑闕晨昏之勸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于爲後恩實降于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于今爲同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呂父服輒當後者至于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于煩故約呂取通是呂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呂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耶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呂尊降公子大夫之子呂厭降公之昆弟呂刲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呂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之者子豈當獨呂爲傳代稱乎生長于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乎誠是居已稠役子呂父爲刲尊則之所天在此初出情親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

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曰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曰尊百姓齋一身曰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

通典九十六

師弟子相爲服議

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曰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

通典一百一

琅邪世子諡議

諡者所曰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曰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諡春秋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既無君諡時見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
呂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諡諸國無例也及至漢
代雖遵茲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諡也殤沖二
帝皆已踰年方立諡案哀沖太孫各呂幼齡立諡不必依古然皆
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
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諡之事也
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諡
之證也

通典一百四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
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諡哀愍太常賀循云云

賤

日夜憂懷慷慨發憤

文選齊安陸王碑
注引臧榮緒晉書

報虞預書論楊方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
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委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于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楊方傳虞預曰方所爲文示循循報書

荅王導書論虞廟

漢光武于屬呂元帝爲父故于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于長安高廟今聖上于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

通典四十七

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曰此定愚曰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于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曰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

然非常禮無所取準于名則未滿于禮則變常竊曰戴所斟酌于人情爲未安

通典四十七

與王導書

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刁協奏元皇后于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通典四十八

答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曰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

通典五十五

又答王導書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高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

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
依古禮唯告宣帝一廟今意曰祖宗非一但太廟合共事與古異
不得曰古禮爲斷

通典五十五

荅尚書符問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
應共處七室堦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配尊于帝神主所

居同太室

通典四十八

循又案漢儀藏主于室中西牆壁堦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
座于堦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窗古者帝后異廟今者
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主皆盛曰石函余

薦籍文不備見

通典四十八

荅訪琅邪敬后改神主

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諡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

邪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閣中人受取入內易
著石函中故主留于廟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于行
廟受冊循蒼曰崇諡敬后宜立行廟曰主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
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冊諡而
竝易曰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

通典四十八

蒼傳純難

傳純難曰案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
云已大功卒哭曰冠與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
冠當在何條賀循蒼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曰冠娶道父子爲
嫌但施于子不施于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
則大功之末已可曰冠曰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要
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

通典五十六

蒼傳純問改葬服

大五百〇二
小二十七

鄭玄云三月者呂親觀尸柩故三月呂序其餘懷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

荅傳純問

傳純問賀循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爲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爲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爲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呂別子爲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爲祖也杜氏呂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荅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呂僕所言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案禮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

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倘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
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
荅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
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

通典七

十三

荅庾亮問

庾亮問賀循曰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曰重其統也是曰祖
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
大夫及諸侯事于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
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
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曰下與其宗黨無
君臣之懸則宗黨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
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

大五百六十七
小七

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曰來諸私服于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曰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邪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荅曰禮宗子之義所曰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于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于是國威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族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總而不齋其所由來曰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曰非代封爲嫌也

通典七十三

荅羊祖延問

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案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卽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荅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捨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曰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曰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旣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曰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曰君縗爲主而不曰已私服爲重也

通典九十七

荅韓虬問

韓虬問賀循曰案傳純曰鄭氏謂改葬三月而除王氏曰旣虞爲

節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荅應虞之義此爲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冢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于墓所曰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佞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曰不明言也

通典一
百二

防墓論

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兩甚故積毀積毀故悵怛不應耳所曰言不修墓者言由已修之故倒毀也

通典六一
百三

祭儀

祭曰首時及臘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于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

存及祭施位牲大夫少牢士曰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于門外
主人卽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于門外主婦視饔于西堂
下設洗于阼階東南酒醴甗于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
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醕醴一
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
亦曰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眾賓兄弟行酬一徧
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食食物如祭如餽畢酌醕一周止佐徹神
饋饌于室中西北隅曰爲厭祭旣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
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
立曰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旣祭而又薦無
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于降大夫降
視士士從庶人可也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于孝

通典
四十一

宗義

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于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有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爲宗宗中奉之加于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曰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

通典六七
十三

宗議

奉宗加于常禮平居卽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曰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祭畢合族于宗子之家男子女子曰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曰當合族紀宗故

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曰昭穆後之
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
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曰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
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于本自然不移名存于政而不繼其人宗
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曰爲主雖
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曰全正統
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
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通典七
十三

葬禮

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
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卽壙中神位旣窆乃下
器壙中薦棺曰席緣曰紺繒植翼于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

通典
八十

六

大五百四十四
小十七

喪服要記

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續九月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此二宗者一代而已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爲一宗之祖

婦人爲君服

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各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曰爲曰道去君非異之重其子尚可曰畱值君薨則服也

貴不降服

諸侯于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爲父之後者姑姊妹嫁于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曰其服服

全晉文卷八十八
之大夫爲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爲國夫人唯
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不降士女爲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
父母兄弟爲父後者及大宗子而已

父在爲出母服

父在爲母厭尊故出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己本旣降義無再厭
故也父在爲母旣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
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八終

大四百二十五
小二

全晉文卷八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魯勝

勝字叔時代郡人武帝時為著作佐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尋稱疾去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有注墨辨六篇

上正天論表

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

戮呂彰虛妄之罪
晉書隱逸魯勝傳

正天論

呂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

星十里不百里
晉書魯勝傳

注墨辨敘

名者所呂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曰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述其學曰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
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
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
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
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
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
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于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
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
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
曰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晉書隱逸
魯勝傳

王沈

沈字彥伯高平人仕郡文學掾

釋時論

東野丈人觀時曰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御覽

八百七十
一作趨

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

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于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曰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曰暘摠是則袞龍出于縉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

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
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媼多士
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
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迹于耨耕談名
位者曰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聊者曰泓嚼爲
雅量瓊慧者曰淺利爲鎗鎗晦胎者曰無檢爲弘曠僂垢者曰守
意爲堅貞嘲哮者曰麤發爲高亮韞蠹者曰色厚爲篤誠庵焚者
曰博納爲通濟照照者曰難入爲凝清拉荅者有沈重之譽嗛閃
者得清勦之聲嗆啗怯畏于謙讓鬻茸勇敢于饕諍斯皆寒素之
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已
恆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黷亂而刺
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曰利傾智曰勢悖
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于所受聽採惑于所聞京邑翼翼羣

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闈寺相其服飾親客
陰參于靖室疏賓徒倚于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柱外
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已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
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已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
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圯塞投足何
錯于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
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
我初素彈琴詠典已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
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郗家易著明
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御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晉書文苑
王沈傳

楊又

又字玄舒汝南人爲給事中遷左長史有易卦序論一卷毛詩

辨異二卷毛詩異議二卷集三卷

雲賦

天地定位消和肇分剛柔初降陰陽烟熅于是山澤通氣華岱興雲則縹緲翩綿鬱若升烟蹇盤縈曰詰屈兮若虬龍之蟠蜿嶷岐岐曰岳立兮狀有似乎列仙東西絡繹南北滄裔隨風徘徊流行菴藹豁兮仰披杳兮四會凝寒冰于朱夏飛素雪于玄冥灑膏液于天漢騰鴻泉于泰清乾坤曰之交泰品物曰之流形江海曰之深滿川谷曰之豐盈毛羽曰之光澤草木曰之葩榮萌芴曰之挺殖苗秀曰之積成始于觸石而出膚寸而征終於霑濡六合浸潤羣生蕩滌塵穢含吐嘉祥施暘凱風惠加春陽擬神化于后土與

三曜兮齊光

藝文類聚一

浮素霓之透迤

御覽十四

刑禮論

大五百十四
小十八

覽眾所抵精思構微迭爲先後文若榮繁翩然相反豈彼繫未存
厥中嘗試稽之天地攷之人事苟貫品物綜覈彝倫而刑禮之旨
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曰化民理物
興國濟治也或者取證于春秋有意乎尋本曰綜末然猶未離于
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均萬物本一變而殊形
故王者去彼而適此爲生而于彼爲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于此
爲死而于彼爲生矣禮生于讓刑生于爭讓者割己曰與人是刑
加于己而禮加于人也爭者奪人曰崇己是刑施于人而禮施于
己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曰勸善而爲惡者懲
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曰懲惡而爲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
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
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
五十四

盧播

播字景宣陳留人爲本州別駕元康中遷梁王彤征西長史進
振威將軍後爲尚書有集二卷

阮籍銘

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
胞造化韜光緼鞞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
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友真歸樸汪汪川

原邁迹圖錄

藝文類聚
三十六

曾環

環爲衡陽內史有集三卷

爲舊君服議

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惠猶齊衰已爲報嘗爲臣吏

禮待優備故依禮託情而弘教訓矣

通典九十秦始中尚書令史
物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

諸喪所行服何遵何楨駁曰爲不應服

前頸吳奮曰爲應服又衡
陽內史曾環議云云案秦始中衡陽未入版圖據下文復有孔

大四百七十
小八十八

喻范汪范甯議則曾環此議不在泰始中明矣隋志有衡陽內史曾環集三卷在顧榮之前顧榮于泰康末入晉卒于永嘉末今依隋志編于顧榮前

陳頽

頽字延思陳國苦人泰康末爲郡督郵遷主簿州辟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州將畱不遣齊王囧起義拜駙馬都尉尋爲歷陽內史朱彥參軍元帝爲鎮東召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呂疾去後呂白衣兼尚書拜天門太守咸和初遷梁州刺史尋免

陳時務

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呂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呂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呂濟宜開舉武略任將帥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礮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

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于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
華校實則天清地寧人神感應晉書陳
頽傳

議禁僚屬故遊事任

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已爲俗偃蹇倨慢已爲
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游行漸弊不革已至傾國故百尋之屋
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已全大慎微已杜

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晉書陳頽傳又略見北堂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

晉書作百尋之屋突直而煙焚千里之隄蟻
蟻之穴敗案引在穴篇則穴敗不誤也

駁已亥格

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
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
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眾結天下之
心故設已亥義格呂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

義呂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

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呂正皇綱重名

器之謂也請自今呂後宜停之晉書陳顥傳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

皆依用類意謂不宜呂爲常式駁之云云

薦焦保于州將

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

黃憲之徒不乏于豫士令顥庶免臧文之責晉書陳顥傳

與王導書

中華所呂傾弊四海所呂土崩者正呂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

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

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

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

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

中興可冀耳

晉書陳顯傳

卞摧

摧武帝末爲博士

安梓宮議

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摧揚雍議曰
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曰正所曰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

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

通典七十九

下室饌議

又問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
宜所施行案禮具答摧雍議案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
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

物

通典七十九

倚廬議

大四百十三
小六十四

又問案景帝故事施倚廬于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大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摧雍議案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寢今宜于大極殿上諸王宜各于其所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通典七十九

爲天子斬縗服議

尚書問天子崩于今臺書令史曰上皆爲服斬縗之服不博士卞摧應琳議禮命士曰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

通典

八十

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卞摧荅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

通典

八十

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意不卞摧荅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禮相况輕重宜矣

通典八十

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纓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當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摧荅禮庶人爲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于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者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纓之服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

稱導從指謂近臣

通典八十一

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博士下摧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纓自土呂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

通典八十一引魏晉

故事

宮中爲天子服議

問皇太后三夫人呂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脩容服制之宜下摧等議案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爲長子三年妾爲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

大四百八十
小三十七

陽園脩容宜三年

通典八十一
引魏晉故事

宮中爲天子杖議

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摧應琳議禮爲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爲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

通典八十一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案禮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于大行皇帝本服周已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于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通典八十一魏晉故事
卞摧應琳等議

苟晞

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武帝時司隸校尉石鑒已爲部從事惠帝初侍中東海王越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囹輔

政曰爲參軍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固誅坐免驃騎將軍長沙王
又曰爲從事中郎尋爲北軍中候范陽王懋承制行兗州刺史
懷帝初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侯遷征東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
刺史進爲郡公尋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軍
事洛陽陷豫章王端承制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領太子
太傅爲石勒所殺

承詔罪狀東海王越表

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曰宗臣遂執
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
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盾黃
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曰重戮帶甲臨
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

王塗圮隔方貢乖絕宗廟闕烝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竝曰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曰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齋詔敕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

晉書苟
論傳

又表

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曰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

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
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敞御史中丞溫縱右將軍杜
育竝見攻劫廣平武安公王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
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

罰

晉書苟
晞傳

移檄諸征鎮州郡

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世龍階亂于三魏荐
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
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曰虛薄負荷國重是日弭
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曰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
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午等
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
執衞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

大字五百七十
小字一十個

晞曰爲先王選建明德庸呂服章所呂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呂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大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蹈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呂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呂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晉書荀勗傳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一

滕竝

竝南陽西鄂人安南將軍廣州牧脩子

上表請改父脩諡

亡父脩羈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

昧聞訴

晉書滕脩傳

杜育

育字方叔襄城人初與石崇等為賈謐二十四友永興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進右將軍後為國子祭酒有易義若干卷集二卷

薜賦

靈山惟嶽奇產所鍾瞻彼卷阿實曰夕陽厥生薜草彌谷被岡承

文選江淹雜體詩注作懷

豐壤之滋潤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

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

酌之曰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煥如積雪暉若春敷

文藝

類聚八十二書鈔一百四十四

若乃瀟染真辰色殞青霜口口口口白黃若虛調神和內倦解慷

除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七

菽賦

脯則正膾通幹粗鹿肥麋

書鈔一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二

大四百五十

小七十

鯁則前鹽白糝鱸鯉之骸

書鈔一百四十六

賈彬

彬爲車騎長史有集二卷

箏賦

溫顏旣緩和志向悅賓主交歡鼓鐸品列鍾子授箏伯牙擊節唱
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澄疏雅若將曠而未越
其漸成也抑案鏗鏘猶沈鬱之舒徹何曰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
形兩象著也設弦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
六龍御也

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

賈彪

彪爵里未詳

大鵬賦

并序

余覽張茂先

御覽作張安世

鷦鷯賦曰其質微處褻而偏于受害

御覽作而陋曰

遠害愚曰爲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

歎大鈞之播物啟塊化于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撮元氣之夸象揚
宇內之逼隘遵四荒曰汎蕩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晉書

張翼

翼上谷沮陽人爲遼東太守

見後魏書張袞傳

書

廿三日賴卿翼頓首節過多懷得近書爲慰意曰何如淡勞弊頓

曳力還不具

澹化閣帖三

大字二百八十
小字五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九終

全晉文卷九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岳

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爲河陽令轉懷令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已公事免惠帝初太傅楊駿引爲主簿駿誅除名選爲長安令尋補著作郎轉散騎侍郎與石崇等謀誅趙王倫事覺遇害有集十卷

秋興賦

并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已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于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曰秋興

命篇其辭曰

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已迴薄覽花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
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土之榮悴兮伊人情之
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飈瑟兮草木搖落而變
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
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已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
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
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于是迺屏輕箠釋織絺藉莞蓐
御袷衣庭樹撼已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而寒吟兮雁飄
飄而南飛天晃朗已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
夜之方永月臙臙已含光兮露淒清已凝冷熠燿粲于階闥兮蟋
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
獨屏轉于華省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已承弁

兮素髮颯已垂頷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已游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入之
休風兮齊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人死行投趾
于容迹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已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龜祀
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綠水且斂衽已歸來兮忽投絃已高厲耕
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于石閒兮菊揚芳于崖澗
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澈澈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
之世優哉游哉聊已卒歲

文選裁文
類聚三

寒賦

夜漫漫已攸攸兮淒淒已凜凜

御覽三
十四

登虎牢山賦

辭京輦兮遙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壙夕結軌兮中野憑
修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遠隔思紆軫已鬱陶步玉

趾曰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皋崇嶺
羸曰崔崒幽谷豁曰寥寥路透迤曰迫隘林廓落曰蕭條爾乃仰
蔭嘉木俯藉芳卉青煙鬱其相望棟宇懷曰鱗萃彼登山而臨水
固先喆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曰歎息腸
一日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曰表懷

藝文類聚七

滄海賦

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瀾漫形沈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
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溪俱息萬流來同
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
霞曜日養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
陵別島嶼環其間其山則螺崔嵬崒崒峩峩降屈披滄流曰特起擢
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鰓鰓龍鬚

案御覽九百三十九引此賦云鯨魚鰓鰓

當是此下佚文尚有缺脫

蜂目豺口狸斑雉軀怪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虫獸則

素蛟丹虬元龜靈鼉修鼃巨鼈紫貝騰虵玄螭蚴虬赤龍焚蘊遷
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巨抗翼泛陽侯巨濯鱗其禽鳥則鷓鴣
鷓鴣鳩鷺鷥鵠朱背焯焯縹翠蔥青詳察浪波之來往遍聽奔激
之音響力勢之所迴薄潤澤之所彌廣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

兩

藝文類
聚八

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
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恍惚化一氣而甄三才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
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
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
柝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于四海天子
寢于諒闇百官聽于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

于漢庭譁一姓之或在無危明呂安位祗居逼呂示專陷亂逆呂受戮匪禍降之自天孔隨時呂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呂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偏其隆替名節濯呂墮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呂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于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呂棲集渺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于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呂明責反初服于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呂末班牧疲人于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于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于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恩纏縣于墳塋爾乃越平樂過街驛馬皋門稅駕西周達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呂執競夜申旦

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
驕淫竄南巢呂投命坐積薪呂待然方指日而比成人度量之乖
舛何相越之遼迴攷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邾鄆
遂鑽龜而啟繇乎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
先哲呂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尤闕
西之効戾重戮帶呂定襄弘大順呂霸世靈塗川呂止鬪晉演義
呂獻說咨景悼呂迄可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
千位踰十葉呂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于虎口輸文武之神
器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天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
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于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眎
山川呂懷古悵攬轡于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
人呂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經澠池
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

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
壽奄咸陽曰取儁出申威于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于廉公
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去之忿帽雖改日而易歲無
等級曰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曰伐罪初垂
翅于回谿不允膏曰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
而更維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皋記墳于南陵文違風于
北阿蹇哭孟曰審敗襄墨纒曰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練三帥曰濟
河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于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曰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曰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曰降
曲峭而憐號託與國于亡虞貪誘賂曰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
反于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我徂
安陽言陟陝郟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
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闕雎騶虞應乎鵲

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已離析卓滔天已大滌劫宮廟而遷迹
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于征役顧請旋于僭汎既獲許而中惕追
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已致死分身
首于鋒刃洞胷腋已流矢有寒裳已投岸或攘袂已赴水傷桴楫
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
本披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
恥徒利開而義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矜帶迹諸侯之勇性
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已延敵競遯逃已奔竄有噤門而莫啟不
窺兵于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他勢之安危信人
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引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閑傲甘微行
已遊盤長傲賓于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
繆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楛之或變峻徒御已誅
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弔戾園于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于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
顯戮于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紛吾
既邁此全節又繼之曰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于桃園發闕
鄉而警策翹黃巷曰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憶江使
之反壁告亡期于祖龍不語怪曰徵異我聞之于孔公愠韓馬之
大憝阻關谷曰稱亂魏武赫曰霆震奉義辭曰伐叛彼雖眾其焉
甲故制勝于廟算殛揚桴曰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道而奔狄
甲卒化爲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踣躡曰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
爽噠曰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暘邪界褒斜
右濱泝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蟠
冢九巘巖薛太一龍嵒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翬南有玄灞
素滄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浹鄭白之渠漕引淮
海之粟林茂有鄴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

隩區此西賓所曰言于東主安處所曰聽于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勁松彰于歲寒貞臣見于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
股肱于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于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履犬
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曰沮眾淫嬖衰曰縱慝軍敗戲
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又有繼于此者異哉
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曰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
俾生埋曰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效與乾坤曰有親可久君子曰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
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欵愛
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況于鄰里乎況于卿士乎于
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
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于鴻門沛跼蹐而
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劔曰約莊隣白刃曰萬舞危冬葉之待

霜履虎尾而不噬實要伯于子房樊抗憤呂卮酒咀彘肩呂激揚
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驥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嬰
冒組于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餞于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
鬱其萬雉峻嶸峭已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閼都中雜
選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卽新館而蒞職
勵疲鈍已臨朝勛自強而不息于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
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庫葺芮于城
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
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
縈馭娑而款駘盪轡枵詣而輾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雉
于臺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鍾頓于
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于灞川懷夫蕭曹魏
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

倫敘兵舉而皇威曠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袞侯之
忠孝滔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
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
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綏拖鳴玉召出入禁門者
眾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
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于上烈垂令聞而不可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
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
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于北闕軼檣里于武庫
酒池鑿于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于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
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侔造化已制作窮山海之奧祕靈若翔于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
鱗豁于漫沙隕明月已雙墜擢仙掌已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叩

蒞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于角觝絡甲乙呂珠翠忍生民
之減半勒東岳呂虛美超長懷呂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
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鬢髮呂光
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呂右轉
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劔使孝文之命帥周受命呂忘身明
戎政之果毅距華蓋于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
禮呂長擡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郵其馬在云孝里
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呂興悼爭伐趙呂徇國定廟算之
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呂歸咎未十里于遷路尋賜劔呂勿
首嗟主闇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窺秦墟于渭城冀闕緬其堙盡
覓陞殿之餘基裁岷岷呂隱隣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呂抗憤燕
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鈎呂脫臙據天
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呂自輔謂斯忠而執賢寄苛制

于捐灰矯扶蘇于朔邊儒林填于坑穽詩書煬而爲煙國滅亡曰
斷後身刑轅曰啟前商法馬得曰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
脯苑鹿化曰爲馬假讒逆曰天權錯眾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
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健子嬰之果決敢
討賊曰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于路左蕭收圖曰相劉料險
易貨眾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
足曰喻其高下也感市閭之蔽井歎尸韓之舊處承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曰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曰求直亦
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曰釋憾不愛
才曰成務弘大體曰高貴非所望于蕭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
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
莫禦臨檢坎而累并步毀垣曰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
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于東郭訊景皇于陽丘奚信譖而矜譎

隕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亂助逆曰誅錯恨
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于涓塋執奄尹曰明貶廢夫
君之善行廢園邑曰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
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怵淫嬖之凶忍勦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
姦漸貽漢宗曰傾覆刺哀主于義域僭天爵于高安欲法堯而承
羞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
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曰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
灰燹而俱滅驚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礮石而梁木蘭兮
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曰表闕倬樊川曰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
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曰支馳宗祧汗而爲沼豈斯
宇之獨隳由僞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
曰拜郎誦六藝曰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于德義雖異術而
同亡宗孝宣于樂游紹衰緒曰中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于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
樂呂娛神雖靡率于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
之汗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柝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混漾彌漫浩如河漢日月
麗天出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
起儀景星于天漢列牛女呂雙峙曷萬哉而不傾奄摧落于十紀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
波澹淡灑灑驚波啞喋葭華蓮爛于淥沼青蕃蔚乎翠潏伊茲
池之肇穿肄水戰于荒服志勤遠呂極武良無要于後福而菜蔬
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凡
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師貧情同整楫權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
有室愁民呂樂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纖經連白鳴榔厲響貫鯉尾掣二牽兩于是弛青鯤于網鉅解

頽鯉于黏微華魴躍鱗素鱖揚鬢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
霍霍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踈而遲御既餐服已屬厭泊恬靜
已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
酈鎬如渴如飢心翹慙已仰止不加敬而自祇豈三聖之敢夢竊
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酈及郟仍京其室庶人子來
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
難臻其極子嬴鋤已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已閑田沾姬化
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息訟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
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
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
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
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已俟來哲

文選藝文類
聚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終

全晉文卷九十

十

全晉文卷九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岳二

懷舊賦 并序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曰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啟開陽而朝邁濟清洛曰徑渡晨風淒曰激冷夕雪暘曰掩路轍含冰曰滅軌水漸軻曰凝沍塗艱危其難進日晚晚而將暮仰瞻歸雲俛鏡泉流前瞻太室俯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塋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既興慕于戴侯亦感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壠柏森森曰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余

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曰國士眷余曰嘉姻自祖考而
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曰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
來空館闕其無人陳荻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曰徘徊
涕泣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曰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
綴思于斯文

文選藝文類
聚三十四

悼亡賦

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曰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
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颺
忽而不反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于遺質表鉛華于餘顏問筮賓
之何期霄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曰相屬聽輒人之
唱籌來聲叫曰連續聞冬夜之恆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
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
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

清延爾族兮臨後庭人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
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
兮泮水初陽兮戒溫逝遙遙兮浸遠嗟熒熒兮孤魂

藝文類聚
三十四

寡婦賦

并序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日加也
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
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
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竝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曰敘
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子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已摧
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情長感已永慕兮思彌遠而
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
之惠渥願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于樛木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

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烝嘗曰效順兮供
灑埽曰彌載彼詩人之位歎兮徒願言而心痲何遭命之奇薄兮
邁天禍之未悔榮華暱其始茂兮良人忽曰捐背靜闔門曰窮居
兮塊爨獨而靡依易錦茵曰苦席兮代羅幃曰素帷命阿保而就
列兮覽巾箠曰舒悲口嗚咽曰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兔其
誰告兮提孤孩于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
而赴檻兮雞登樓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曰歎息思纏
絲曰脅亂兮心摧傷曰愴惻曜靈暱而邁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
凝露曰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退幽悲于堂隅兮進獨拜于牀垂耳傾想于疇昔兮目彷彿乎平
素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曰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
安厝龍韉儼其星駕兮飛旒翩曰啟路輪案軌曰徐進兮馬悲鳴
而踟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晞形影于几筵兮馳精

爽于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曰踐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
瀏瀏而夙興雷洽洽曰夜下兮水濂濂曰微凝意忽恍曰遷越兮
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曰通靈
兮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曰悠悠兮寒淒淒曰凜凜氣憤薄而乘
曾兮涕交橫而流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適盡容貌儻曰
頓頷兮左右懷其相慙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
于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墮重曰
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願稚子兮未識如
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翼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
翳心存兮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
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旣分兮
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箇超愒恍兮

慟懷慟懷兮柰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修壟兮峩峩孤鳥嚶
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恭姜兮
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
穴之死矢兮靡佗

文選載文類
聚三十四

藉田賦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于是
乃使甸帥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墮宮掌舍設柅青壇蔚其嶽立兮
翠幕黝呂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
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總犗服于縹輓兮
紺轅綴于黛耜儼儲駕于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呂
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
生于輕幘纖埃起于朱輪森奉璋呂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
之晞朝陽似眾星之拱北辰也于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洞

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種稷之種司農撰播殖
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閤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
衝牙錚鎗綃紈絳金根照耀曰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
玄于離坎飛青縞于震兌中黃晷曰發揮方綵紛其繁會五輅鳴
鑾九旗揚旆瓊釵入藻雲罕晻藹簫管嘲晰曰啾嘈兮鼓鞀砢隱
曰砰磕笥簏疑曰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鶩連天曰
幸乎藉田蟬冕頰曰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
若茂松之依山巔也于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坻場染屨洪磨
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曰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
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選曰交集士女頌賦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
總髮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
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于昏作兮慮
盡力乎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曰說使兮

豈嚴刑而猛制之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曰下爲基民曰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穡曰虞災徒望歲曰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不顯夕惕若慄圖匱于豐防儉于逸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于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于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曰加于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曰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故躬稼曰供案威所曰致孝也勸穡曰足百姓所曰固本也能本而孝感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旬幾薄采其芽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呂祇
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
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晉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

文選藝文類
聚三十九

閑居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曰巧宦之目
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曰爲士
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立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
曰資忠履信曰進德修辭立誠曰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
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
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乎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
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
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

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于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曰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于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曰漁釣春稅足曰代耕灌園粥蔬曰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曰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曰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于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于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黜呂徑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緣徽谿子巨黍具秦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蚩飛

曰先啟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明堂辟靡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
迴淵聿追孝曰嚴父宗文考曰配天祗聖敬曰明順養更老曰崇
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曰郊祖而展義張
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曰齊玄管啾啾而竝吹煌煌
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
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
里仁所曰爲美孟母所曰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
芳枳樹籬游鱗灑澗菡萏披竹木蒨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
梨梁侯烏棹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
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櫛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
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薺芥甘旨蓼芡芬芳藁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

含露白鷲負霜于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
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日行和藥日勞宣
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槌紫房水
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日獻觴
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
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
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于明哲仰眾妙
而絕思終優遊日養拙

文選藝文類
聚六十四

狹室賦

歷甲第呂遊觀施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樊而極微閣
了戾呂互掩門崎嶇而外扇室側戶呂攢楹檐接柅而交榱當祝
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口日暍呂耀庭赫風熾其灼宇

二句從
北堂書

鈔一百五
十六補

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

大六百十四
小二十四

曜漢潦沸騰叢漚奔激白竈爲之沈溺器用爲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民生之收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藝文類聚六十四

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絲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而短長削生箨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呂司應統大魁呂爲笙基黃鍾呂舉韻望鳳儀呂擢形寫皇翼呂插羽摹鸞音呂厲聲如鳥斯企翾翾歧歧明珠在味若銜若垂修礎內辟餘簫外透駢田鴉擺鯽鯨參差于是乃有始秦終約前榮後悴激憤于今賤永懷乎故貴眾滿堂而飲酒猶向隅呂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嘔噦呂理氣初雍

容曰安暇中佛鬱曰佛帽終鬼峩曰蹇愕又颺選而繁沸罔浪孟
曰惆悵若欲絕而復肆劉檄羅曰奔邀侶將放而中置愀愴惻滅
虺韓煜熠汎淫汜豔雪暄岌岌或按衍夷靡或踈踴剽急或既往
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漢渙衍葢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
弗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擗纖翮曰震幽簧越上
筩而通下管應吹喻曰往來隨抑揚曰虛滿勃慷慨曰膠亮顧躊
躇曰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
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
行樂死何曰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鷓鴣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
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戾辛酸嚶嚶
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啾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
摛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啾一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
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

絃韜籥徹塤屏篋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已
授甘傾縹瓷已酌鄴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已和鳴晉野悚而投
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
爚已放豔鬱蓬勃已氣出秋風詠于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
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已醇薄樂所已移風
于善亦所已易俗于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
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眾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
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于此乎

文選

相風賦

采修竹于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于下趾棲靈鳥于上標混
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
天而不違立成器已相風棲靈鳥于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

于竿杪若翔鸞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閭闔揚而

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藝文類聚六十八

秋菊賦

馨達幽遠光燭隰原招仙致靈儀鳳舞鸞飛莖散英倚靡相尋垂
采燿于芙蓉流芳越乎蘭林游女望榮而巧笑鵷鷺遙集而弄音
若乃真人采其實王母接其葩汎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隨波或
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

藝文類聚

八十一文選陶潛雜詩注竝作潘岳初學記二十七引兩條

御覽九百九十六竝作潘尼張溥編入潘岳集今姑從之

蓮花賦

偉玄澤之普衍嘉植物之竝敷遊莫美于春臺華莫感于芙蓉于
是惠風動沖氣和眇清池翫蓮花舒綠葉挺纖柯結綠房列紅葩
仰合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莖苒弱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
望之也睭若暎日燭崑山其卽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藝文類聚八十二

芙蓉賦

陰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眾榮而比觀煥卓竚而獨殊押
臘雲布窠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輝拂紅飛鬚垂的斐披
絕赫散煥熠燿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天閑發清陽
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燕文類聚
八十二

朝菌賦

并序

朝菌者時人曰爲薺華莊生曰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

文選郭璞遊仙詩注 案潘
尼亦有此賦序其文小異

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

文選鮑照
升天行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一終

大一百七十五
小二十九

全晉文卷九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岳

三

橘賦

并序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孰聊爲賦云爾

嗟嘉卉之芳華信氛氳而芬馥既蒼茸而萎蕤且參差而櫛蠹已
鬱鬱而冬茂亦離離而夏孰至如廣命賓客歷覽游觀三清旣設
百味星爛炫焜乎玉案照耀于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
千樹旣見稱于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藝文類聚
八十六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并序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曰屬文之士或敘而賦

之

御覽九
百七十

仰天路而高睇顧鄰國曰相望位莫微于宰邑館莫陋于河陽雖

則陋館可曰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榭修條外暘榮幹內膠扶疏
偃蹇冉弱紛柔下是暮春告謝孟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
華階日先越含榮鴉其方敷丹暉綴于朱房細的點乎紅鬚煌煌
焯焯熠燿委累侶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光明燐爛含
丹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蕊遙而望之煥若隨珠耀重淵詳而察
之灼若列宿出雲間千房同模十子如一禦飢療渴解醒止醉旣
乃攢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蘚
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于王公薦于鬼神豈
伊仄陋用渝厥真菓由如之而況于人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
二十八御覽八百七又九

十
百七
果賦

三十六園之朱李

御覽九百
六十八

仙李縹而神李紅

同上

六四百二十
小五十二

射雉賦

并序

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

樂而賦之也

文選射雉賦注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
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嫋姿巡丘陵以經略兮畫瓊衍而
分畿于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
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
雉鷺鷥而朝鵠晒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散以角槎隣
悍目以有睽鷺綺翼而輕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
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憇翠綠柏參差文翻鱗次簫森繁
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恐吾遊之晏起慮原
禽之罕至甘疲心于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
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

徐來擒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颺首藥綠素身挖黼繪青鞞莎
靡丹臆蘭綵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呢啞
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閒日密殼屬剛罽日潛擬倒
禽紛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驚悍害焱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
薄廩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雋擅場挾
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
累息徒心煩而技憊伊義鳥之應敵揪撲地日厲響彼聆音而逕
進忽交距日接壤形盈窗日美發紛首頰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
農不易隴穉菽菘糝藜蒼葦茸鳴雄振羽依于其豕捫降丘日馳
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日振踊噉出苗日入場
愈情駭而神悚望驚合而翳晶雉腴肩而旋踵倣余志之精銳擬
青顛而黏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鷺周環
回復繚繞磐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鏞前劍重

膺傍截疊翻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狃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闕閭藹葉愼歷乍見于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技如轆如軒不高不卑當味值胷裂膝破背夷險殊地馴麤異變吳不暇食夕不告勅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于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日馳驚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己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所誡君子不爲

文選

螢火賦

嘉熠燿之精將與眾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元昧抱夜光日清遊頰若飛焱之霄逝彗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其之照葩飄飄頰頰初學記作款款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暘遐飲湛露

于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于萬物豈顧恤于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冥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羣臭而弭馨隨陰陽之飄繇非飲食之是營問螽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彩筆呂爲銘

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四十五

上關中詩表

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謁愚作詩一篇案漢紀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呂爲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爲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呂懲不恪

文選關中詩注

九品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于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

曰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曰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曰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曰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獄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成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旣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藝文類聚五十二

上客舍議

被下尚書敕客舍廢農奸淫亡命敗亂法度皆當除外十里安一官舍老小民使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官舍收錢數春農事興求須冬閑謹案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矣行者賴曰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

處父遇甯賊于逆旅魏武皇帝亦曰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曰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福寫鞍皆有所賙又諸劫盜皆起于迴絕而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曰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迨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曰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人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曰祿利許曰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畱之權心使

客舍灑掃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顛顛之望

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御覽一

百九十五

兩階銅人訓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日莫傳宣于四海無日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藝文類聚

三十一

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我我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基庭通于時憲頃匡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藝文類聚卷三十六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

輿爰集撫翼清舉韓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萬國流化千里遂管

祕籍辯章舊史人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

新合問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藝文類聚四十九

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荅摯虞新婚箴

先王制禮隨時爲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聘女

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故新舊兼弘義申理得然

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

納嘉誨敢酬德音

藝文類聚四十一初學記十四案初學記題脫潘岳荅三字

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竝日大行龍

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

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

祭餘敬后蠶冕服躬藉粢盛六伐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
玄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
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呂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
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闕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
御羣師奉辭奪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
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
流徬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
獸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與厭厭酣飲樂
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
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
廩西流垂精南金抑弛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
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眾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
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願願縉紳不謀同辭巖巖

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栖沖虛策告不
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
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旣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靈
神峻陽羣后擗踊長訣輻輳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
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編輅解駕白虎弭
旆龍輜卽定玄闈載局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僚熒熒自愍
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藝文類聚十三

楊荊州誄

并序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
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已
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柰何嗚
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躋行已號彰德曰

大六百二十个
小十个

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誅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奔
世不顯人通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
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
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
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怕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

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

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
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臬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
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呂兼資參戎作彌用錫
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
侯實統禁戎司管闡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立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
惟揚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
如讎示威示德日伐呂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
極繼褰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
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容無疑不質位貶
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子囊佐楚遭言城郢史魚諫衛呂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毳誄
德策勳考終定諡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悼赴者
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
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切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
在疾不省于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文選

楊仲武誄

并序

楊綏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壯注作楊經

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呂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呂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儻茂威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于德宮里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邁閔曾未亂髻如彼危

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儔聲清劬爾舅惟榮
爾宗惟焯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
不必肆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
在己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
心日吳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
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願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
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
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
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
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
沾于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觀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
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文選

馬汧督誅

并序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
討終于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建威
喪元于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呂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
呂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秦隴
之僭輩更爲魁旣已襲汧而館其縣子呂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
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
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于是乎發
梁棟而用之罅呂鐵鎖機關旣縱礮而又升焉嬰陳焦之麥柿栢
桷之松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青煙傷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宄浚塹宣壺鑄瓶甌呂偵之將穿響作內
焚穢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

萬石之積文契書于幕府聖朝疇咨進呂顯秩殊呂幢蓋之制而
州之有司乃呂私隸數口穀十斛攷訊吏兵呂櫝楚之辭連之大
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呂少禦眾載離寒暑臨
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呂褒獎
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
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
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呂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士之聞穢其
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
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呂若是悲夫
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
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于都市手劔父讎視

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曰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輩更恣睢潛跼官寺齊萬虓闕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呂泣爨麥而炊負戶呂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冠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披纊蠹蠹犬羊阻眾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呂瓶壺剗呂長壘錘未見鋒火呂起焰薰尸滿窟楛穴呂斂木石匱竭箕稭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罵梁爲礪柿松爲芻守不

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車喪器戎釋我
徒顯誅我帥曰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
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不翦矧乃吾子功深
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
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琅琅高致發
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乎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
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
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呂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
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
呂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
冤魂嗚呼哀哉

文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二終

大五十二

全晉文卷九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岳

四

太宰魯武公誄

案魯公賈充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惟帝曰公通揚祖宗延
登東序服袞珥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使夫廟疑定于神算揜討
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獎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
郊麾不及舉秦涼獲又西戎卽敘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
貴而食貧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升泰山其積寢
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樂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
歲寒於呼公隕率士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
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書鈔三十八藝文類聚五十五文選王融

曲水詩序注又褚淵碑文注引兩條又齊安陸王碑文注

庾尚書誄

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晷晷虛坐翩翩玄幕几

筵生塵空館寥廓

藝文類聚
四十八

夏侯常侍誄

并序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賢良方正徵仍爲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曰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
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
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
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究及荆父守淮嶽治亦有聲英英
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
纈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
初升公弓旣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
興泆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
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眾實勝寡入惡
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
然變色易容慨焉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莫淫匪緇莫磨匪磷予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已猶
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
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
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

錫爾類斂曰時龔殞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暘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極輅既祖容體長
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遊涕交揮
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龔零露沾凝勁
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
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文選文類
卷四十八

南陽長公主誄

昔唐女嬪媯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
曰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曰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
儀純備邁蹤古烈者也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旗式章徽音
主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變淑質純茂母
儀不忒內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
思降處逸能勤上虞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啟茲名胤厲呂惠肅誨呂柔順主實體化

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

初學記十
作獻主

奕代熙威重

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
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
庭駢駢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
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輅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
紼俟晨噉噉遺嗣熒熒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厥初在鞠王質華繁玄髮儵曜蛾眉連娟清顛橫流明眸朗鮮迎
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
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倚倚春蘭柔條含芳落其凋
矣從風颺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
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臆如初孤魂遐逝存

亡永殊嗚呼哀哉

藝文類聚十六

邢夫人誄

臨命相訣交腕握手

文選恨賦注

從姊誄

義心清尚莫之與鄰

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秦氏從姊誄

家失慈覆世喪母儀

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

賈充婦宜城宣君誄

昔在武公葬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行成于己名生于人考

終定諡實日宣君祝宗莅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路

依容輜車升櫬

晉書謝琰傳御覽二百二

虞茂春誄

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

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注

大四百二十五
小六十

司空密陵侯鄭袤碑

公雖違華袞猶朱其紱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于臺省清風暘于所莅故能老安少懷遂至邇親凡厥搢紳之士所已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

於鑠元侯則大垂象引操嶽峻字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明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藝文類聚四十七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肇字秀初滎陽人文選懷舊賦注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文選

楊荊州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

賢博愛濟眾邦黨服其義而搢紳慕其風藝文類聚五十一嘉平初除軹合

文選楊州州詠注

遷治書侍御史

上同

兼統大理之任

上同

除野王典農中郎

將

上同

于時文后麻敷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

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

藝文類聚五十又文選楊荆州詠注作為參軍

五等初建封東武

子

文選注同上

皇祖之始典戎武衛

上同

呂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

上同

東莞相荆州刺史

上同

加折衝將軍

上同

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

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祿而返雖為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

服其勇世主思其忠

藝文類聚五十

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呂太宰諡

曰戴侯

文選詠注又略見懷舊賦注

都鄉

自中牟故縣呂西至于清溝

水經二十二渠水注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黃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

大四百六十二

小一百六

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
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余艱屯仍遭不
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啟幽
房之潛隧整武駕之隆牡結龍輶之縞駟望旗常而崩摧披輻輳
呂增欷口嗚咽呂失聲目橫逆呂灑淚邈雨絕于宮闈長無覿于

鬢鬢

藝文類聚十五

羊夫人諡策文

光啟洪祚慶流萬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傷弱子辭

惟元康二年春三月壬寅弱子生夏五月余之長安壬寅次于新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天越翼日乙巳瘞于亭東感羸博之哀
乃傷之曰

柰何兮弱子邈棄爾兮巨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遂

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水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
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藝文類聚三十四文選潘岳
西征賦注御覽一百九十四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螿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鳴
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合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槐如
癩木枯荻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陽城劉氏妹哀辭

鳥鳴于柏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
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
懷寶未曜隨和伊子輕弱弗克負荷祿微于朝貶匱于家俾我令
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
蒸蒸聖慈震慟擗標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

復何時

妹哀辭

庭祖兩柩路引雙轎爾身爾子永與世辭

文選宣貴妃誄注

悲邢生

周文公之苗裔子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而日就妙
邦畿而高察雄州閭呂擢秀茂實暘矣而休名未行其財至貧其
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櫬呂增悲瞻轎
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一別兮長絕
盡哀兮告離

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

倚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廩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
彼春蘭吐葩含芳葩呂霜隕芳呂歇盡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
弱筭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翰恩斯勤

斯是長是有帷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日祖之
于掖閨庭于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迴眷旛旄旋飛夕陽失映晴
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
曷依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衰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
母辭

茫茫造化爰啟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
耀榮若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暘聰惠日新朝夕
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
孺微命弗振俯覽衾裯仰訴宵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
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烏矣和
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藝文類聚
卷五十四

哀永逝文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轎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
兮悼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
年淺憂思眾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未遠今柰何兮
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徹房帷
兮席庭筵舉醑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歔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
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
淹畱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
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
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
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
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

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撫靈
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窈窕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
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日已
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文選藝文
類聚三十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

常苦辛

藝文類聚
二十一

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
今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竝自
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明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

大五百七十五
小十八

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
無弟何友熒熒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祐逢
家多阻弱冠未室感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窕
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日耐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
處

藝文類聚
三十四

弔孟嘗君文

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人如歸望賓若企出掘秦機入專齊政右
師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
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
東奔西囚志撓于木偶命懸于狐裘

藝文類
聚四十

爲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機窳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
則乖隔哀亦時敘啟殯今夕祖行明朝兩絕華庭埃滅大宵儷執

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
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藝文類聚
三十八

文選顏延之元皇后哀
冊文注懷昔作惟昔

草愍懷太子禱神文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
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
辰之下皇天許當埽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
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晉書愍懷
太子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二終

全晉文卷九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尼

尼字正叔岳從子漢尚書右丞勛孫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陵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除宛令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篡位引疾去齊王冏引爲參軍封爲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有集十卷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雷之淅淅始濛濛而徐墜終滂霈而難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澁澁已達暮夜淋淋已極明龍鼉

游于門闈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爲魚處者含

悴

初學記
作會悴

于窮巷行者歎息于長衢

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二

收絳蛻于漢陰

初學記霽晴
門御覽十四

惡道賦

藝文類聚作西道賦
今從書鈔初學記

異山河之阻阨倦關谷之盤紆車低徊于潛軌馬佗傑于險塗狗

肘還句羊角互戾菟窟連投十數億計石子之澗坎陷之穴支體

爲之危竦形骸爲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斃若其名

坂則羊羹八特成皋黃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傷虺

頽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臚蹄穿嶺摩籠脫軀

藝文類聚
七又略見

書鈔一百
五十七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什僵

初學記
二十四

反韃倒駕閑戴從莊觸壁屈軸詰坑低昂

北堂書鈔一
百四十一

懷退賦

大四百三十八

小七十四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曰遠迹望循塗而投軌翹翔風曰理翩翼
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曰服役因吳
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箠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
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曰斂迹焉遊豫曰娛心傅釋板曰
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曰全質達兼利曰濟時聃安志于柱
史由抗迹于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曰託談
遂逡巡而造辭

藝文類聚
二十六

豈遁世之獨立兮庶北門之在茲歸幽巖之潛穴兮託峻岳之崇

基

北堂書鈔
一百五十八

東武館賦

并序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
終焉之志而無移易之意子且爲我賦之

藝文類聚六十三
御覽一百九十四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饜里巷之囂塵某

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于里仁前則
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
藹彌望遠覽混濊夷秦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有注飛渠
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于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
志蕩心括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
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沂流乍往乍旋

藝文類聚六十三

飛甘瓜于浚水投素柰于青渠

藝文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七十

釣賦

抗余志于浮雲樂余身于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日自娛左
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厲距甘餌垂芬眾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
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曜靈未
及驚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
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

大五百四十三
小五十四

技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錡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
酸鹹調適齊和有方紅麴之飯揉呂菘梁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
神安體易思難忘

藝文類聚六十六書鈔一百四十二引三條一
百四十四又一百四十五引三條初學記二十

二御覽八百五十
又九百七十七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爲貴含太陽之靈輝體涓剛之正氣先
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神盡數研幾至精形生于未兆聲發于無象
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迹去則不知其往似
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灑濇故能博瞻羣生資育萬類感而不暴
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
變羶腥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旣陳和羹酉醪
旨酒濃醇烹鼈煮鼉灼龜臠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製戎
器已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飭軍容四海寧又邊境無寇韜弓戢劍

解甲釋冑銷鏑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于耕農戎馬放于外廩及
至焚野燎原挺光赫戲林木摧拉砂礫煎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
遂乃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林爲之崩墮川
澤爲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
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荆不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
蕪旣除九野謐清蕩枝瘁于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
雷霆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
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曰上聖擬火曰制禮鄭僑據猛曰立
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藝文類聚八十
初學記二十五

若夫名刀寶劍曠世絕殊鍊質于昆吾之竈定形于薛燭之鑪

北堂

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兩條皆
作火賦張溥本作武庫賦非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其

大字五百卅四
小八十七

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
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于是遊
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
世之良工纂玄儀已取象準三光已定容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
瑕固麗飛塵靡停灼爍有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
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舉茲琬已酬
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已內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藝文類聚
七十三又

八十
四

瑤琬椀賦

有瑤琬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已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
步趾于清源或掉尾于泥中隨陰陽已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
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
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尋瑤荒巒擿藻辰極光曜

炫晃昭爛燦絕嘉斯寶之兼美料眾珍而靡對文不煩于錯縷采
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藝文類聚
八十四

扇賦

夫器有輕麤用有疏密安眾曰方爲體五明曰圓爲質或託形于
竹素或取固于膠漆至若羽扇靡彫靡刻方圓不應于規矩裁制
不由于繩墨始顯用于荒蠻終表奇于上國

北堂書鈔一百
三十四引三條

案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
六有潘尼秋菊賦今編入潘岳集

安石櫛賦

并序

安石櫛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菓是曰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
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

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卻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
實竝麗滋味亦殊可曰樂志
曰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
吐秀乍含乍披遙而望之煇
隨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

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遙避暑託斯樹曰凄遲
遡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
于脩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實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
收華斂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繽紛扁落垂老曜質已上四句從
初學記二十

八

補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藝文類聚
八十六

桑樹賦

從明儲曰省膳憩便房曰偃息觀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
蕭森曰四射邈洪備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遙俛睨靈根
上眺修條洞芳泉于九壤含溢露于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窗
之疏寮下迢遞曰極望上扶疏而參差匪眾烏之攸萃相皇鸞之
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啟
茲起尋抱于織毫崇萬匱于始基藝文類聚
八十八

芙蓉賦

或擢莖曰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疑連璧之攢會御覽

九百九十九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曰為舜華
宣尼曰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感終日而殞不
曰其異乎何名之多也藝文類聚八十九文
選陸機歎逝賦注

鼈賦并序

皇太子遊于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合侍臣賦之

翩銜鉤曰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于巖岸方盤踞而雅步或
延首曰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于泥中或縮頭于殼裏若乃
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藝文類聚
九十六

荅傅咸詩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為此職此職

大四百六十七
小六十

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

詩呂規焉

藝文類聚
三十一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
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
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弓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

然賦詩

御覽二百
五十九

七月七日玄圃園詩序

七月七日皇太子會于玄圃園有合賦詩

初學
記十

釋奠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呂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
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
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于上庠釋奠于先師禮

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
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
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
端委而陪于堂下曰待執事之命設樽篚于兩楹之間陳罍洗于
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
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
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
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郡司百辟卿士蕃王三
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
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辟俛仰可曰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
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
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曰視傾耳曰聽希

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
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
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感
美瀝瀆微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
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三元

藝文類聚
作三光

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呂大寶登呂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
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不隆曾
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闓茂
留精儒術敦闕初學記
作敦悅古訓尊道讓齒降心下問鋪呂金聲光呂
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
閭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曠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十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

全晉文卷九十四
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
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
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
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曰謙光仁曰恩懷我酒惟清我
肴惟馨舞曰六代歌曰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
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曰文弘我曰道萬邦蟬蛻矧乃俊
造鑽蚌瑩珠剖石擣藻絲匪立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
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
文曰武時維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
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有九純嘏自
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芳流
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晉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
三十八又初學記十四引兩條

後園頌

大六百〇八
小二十九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化霑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
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大晉應期
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
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旣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
吾何已休乃延卿士從皇呂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
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
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旣具弓矢斯
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已宴飲詔已話言黍稷旣登貨財旣豐
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
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藝文類聚口口口
初學記二十四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八

鼓腹巖穴擊壤路隅藉頌洪德擬迹羣儒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四終

全晉文卷九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尼二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安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藝文類聚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惠憂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

全晉文卷之十五
一
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戀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鴛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于上俗弊于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

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
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
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
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
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
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
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
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
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
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
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
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
不得與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

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已求安慮退所已能進懼亂所已保治戒亡所已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于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已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

柏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
曰奉上愛敬曰事親可曰御一體可曰牧萬民可曰處富貴可
曰居賤貧經感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晉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

乘輿箴

并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曰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曰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曰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

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
美莫美于好聞其過若有君于此而曰子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
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曰堯舜湯武之威必有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杵之銘無諱之史所已闕其邪僻而納諸正
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已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
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已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
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已
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
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已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
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聞
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于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
之哉是已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曰乘輿曰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微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肇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糾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己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曰侮曰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焉倚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曰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曰

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且不顯夫德輔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叔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正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民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煖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于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文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于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或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眇不爲累由夷逃寵遠于脫屣柰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

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紆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
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
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斯國敢告納言

晉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一

燈箴序
夫水火者所曰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

水火存焉

御覽八百六十九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書鈔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口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后芳堅
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
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于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
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曰君

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
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
幄其所已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于既往而事簡于帝心
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曰來遠建武功于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
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
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藝文類聚五十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曰增慟乃樹碑曰紀事
潘岳碣

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

文選任昉王
文憲集序注

潘滔

滔字陽仲尼從子惠帝時爲太子洗馬散騎侍郎懷帝時東海

王越呂爲司馬轉長史遷河南尹

遣王接書

摯虞卞玄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呂應秀才行

晉書王接傳
永嘉初舉秀

才友人滎陽
潘滔遺接書

顧榮

榮字彥先吳國吳人吳丞相雍孫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
都尉入晉拜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趙王倫篡位
遷大將軍長史倫敗齊王囧召爲大司馬主簿轉中書侍郎封
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召爲驃騎長史轉成都王穎
丞相從事中郎入兼侍中惠帝西遷避亂還吳陳敏據江東呂
爲右將軍丹陽內史尋起兵攻敏事平復還吳懷帝徵侍中不
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呂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永嘉六年卒表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卽晉王位追封

爲公有集五卷

上安東將軍賤諫爲鄭貴嬪祈禱廢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曰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曰募勇士懸膽于庭曰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引九合之勤雪天下之

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晉書顧榮傳

上書言南土人士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使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

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
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晉書顧榮傳榮又
言云云書奏皆納

與親故書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晉書
傅咸

與楊彥明書

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晉書
顧榮

與鄉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晉書陸
晔傳

顧和

和字君孝榮族子王導爲揚州辟從事累遷司徒掾尋爲長水

校尉東海王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
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
遷散騎侍郎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
中丞遷侍中轉吏部尚書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
時遷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遷尚書令太
和七年遜位拜左光祿大夫卒贈侍中司空諡曰穆有集五卷
議祀南北郊表

太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曰夏至或同
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
擬百度從簡合北郊于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
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呂地配而稱周
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宋書禮志三康帝建元元年將北郊有
疑議太常顧和表云云于是從和議
表濟南王宜奪服

爲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

典案濟南王統昔爲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曰禮

奪服

通典八十二穆帝永和
中尚書令顧和表云云

上言拜三公不應設樂服冕

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案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

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曰暘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于階庭

禮成于拜立歡宴未交無事于樂又案六冕之服主于祭祀唯婚

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

通典七十一
咸康三年

諫假保母周氏名號疏

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于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

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曰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

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

晉書顧
和傳

奏復冕旒舊章

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

旒

晉書顧和傳中興舊章多闕而冕旒飾已翦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成帝下太常改之

奏劾謝尚擅殺陳幹事

尚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案尚蒙親賢之舉苟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

晉書顧和傳

奏禁喪服違制

禮所曰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曰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

閻許其過厚談者莫曰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積替始
于容違若弗糾正無曰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

貶黜

晉書顧和傳

奔喪議

案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
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
親行事故不弔也

通典八十康帝建元初尚書僕射顧和議

蘇宙

宙趙國人泰始末太守曹志召爲功曹後遷鎮東司馬元康中
入爲國子博士

移國子博士自理

郡將曹公昔臨樊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游盡歡謂千年可畢不
意後會逼爲功曹尋被州召不爲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

曰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于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
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
赴爲位斂髮成踊襲經割孝子之心曰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
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型古典不失舊物若此爲罪
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迴說喪已還東阿畱
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爲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啟處如宙凶薄
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案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
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
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爲久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
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
祭之文

通典九
十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五終